

BIPOLAR EXPEDITIONS:
Mania and Depression in American Culture

双相障碍探究
美国文化中的躁狂和抑郁

原著：Emily Martin
主译：于欣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双相障碍探究

美国文化中的躁狂和抑郁

Bipolar Expeditions

Mania and Depression in American Culture

原 著：Emily Martin

主 译：于 欣

副主译：马燕桃

译 者（以姓氏笔画排序）：

朱 玥 杨 文 李亚静 李志营

周天航 郑敏捷 段艳平 耿 茉

党卫民 高慧敏 康 岚 蒲城城

黎丽伟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SHUANGXIANG ZHANG'AI TANJIU
——MEIGUO WENHUA ZHONG DE ZAOKUANG HE YIY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相障碍探究——美国文化中的躁狂和抑郁/ (美) 马丁 (Martin, E.) 原著; 于欣译.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9

书名原文: Bipolar Expeditions: Mania and Depression in American Culture
ISBN 978-7-5659-0607-7

I. ①双… II. ①马… ②于… III. ①躁狂症—研究—美国 ②抑郁症—研究—美国 IV. ①R74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4138 号

Bipolar Expeditions: Mania and Depression in American Culture
Emily Martin

Copyright © 200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1 - 5808

双相障碍探究——美国文化中的躁狂和抑郁

主 译: 于 欣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电话: 010-82802230)

地 址: (100191)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 号 北京大学医学部院内

网 址: <http://www.pumpress.com.cn>

E - mail: booksale@bjmu.edu.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药 蓉 **责任校对:** 金彤文 **责任印制:** 张京生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9-0607-7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属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译者前言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如果用它的老名字——躁狂抑郁性精神病，可能更为人所熟知。因为一百多年前，精神病学的创始人之一 Kraepelin 在最初一版的精神疾病分类中就已经将其纳入。但双相障碍变成一个临床热点话题，却是业内最近十年的事。一方面是由于该病的诊断标准不断翻新，导致患病率也随之出现令人吃惊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精神专科医生对于该疾病的识别和处理仍然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

虽然从临床医学角度进行的双相障碍研究带来的文献量大幅度增长，但是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双相障碍的研究却依然比较罕见。医学人类学认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会对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为精神专科从业人员的医疗行为打下烙印。美国在双相障碍领域的研究较国内提早了半个多世纪，对该疾病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医学生物学的范畴，还从疾病的发展史角度探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国精神科从业人员也可以借鉴，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双相障碍带给患者、社会乃至医学本身的困惑。

本书作者人类学家 Emily Martin，在精神疾病与人类学研究方面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该书对双相障碍领域的探讨更是别具一格。美国本土主流媒体曾经这样评价该书：“《双相障碍探究》一书关注的是了解躁狂的吸引力，以及它如何影响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美国人生活。”这本书包括如下主要内容：美国的双相障碍的遗传学研究、药物治疗进展、文化与其关系、双相障碍的病程表现及相关的人格与情感、双相障碍的人群分布特点、诊断、药物治疗、社会认知、研究展望等；另外，还介绍了双相障碍对精神卫生治疗机构的启示、双相障碍的情绪图谱、其疾病的循环表现、制药企业的作用以及治疗双相障碍的精神科药物的利弊。作者有机地将上述内容组合在一起，通过这些交织在文化背景中的描述，揭示了生活在被诊断为双相障碍中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常被正常人群所排斥的处境。该书给躁狂和抑郁赋予了超出临床诊断之外的社会含义，而双相障碍患者的日常行为，也被纠缠在正常行为和病态行为之间。

最后，衷心感谢我们的医学人类学导师、哈佛大学医学院的 Byron Good 教授和 Mary-Jo Good 教授，在本书遴选和翻译过程中的悉心指导；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在过去两年来对本书文字的翻译、校对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于 欣 马燕桃
2013 年 8 月

路标明确指出我所要走的路了吗？

当我路过它的时候，它为我指明方向了吗？

是沿着大马路，还是小的人行道，还是横跨田野？

哪里告诉我该沿着哪条路走呢？

是向前还是其他什么方向（比如向后）？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献给我的学生们

原著前言

人类学的方法和手段

研究注重的是结果，而非已实现的目标。
它们是智慧的足迹，而非蓝图。

——Herbert Fingarette, *The Self in Transformation*

之前我已经做过有关人类学的研究，但是没有一个像下面要写的内容这样和我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¹。在我写上一本书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次真实世界的中断。很多作者都会对此十分熟悉，当你在构思一部作品或者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会遭遇心灵上的折磨以至于自我怀疑。我也常自我怀疑。但这次却不一样，每次在试图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有一个凶巴巴的东西，好像是一个冰冷的灰色石像鬼停在我的肩上，时刻盯着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字，讥讽它所看到的内容。这个卑鄙的却无法摆脱的家伙非常了解我，而且他并不希望我好过²。这听起来像是写作焦虑的一个诙谐的比喻，但这肯定不是有趣的体验。我觉得自己陷入困境，恐惧而且失控。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但是我的确怀疑这并不是我正在服药控制的周期性抑郁中的一次抑郁发作。在接下来的几周，我咨询的精神科医生断定是我正在服用的抗抑郁药（由前一位精神科医生开的处方）激发了我潜在的精神状态——躁郁症，这让我阴郁地走向了精神病³。

几年之后，在1996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的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当时我看到当地报纸上一则有关奥兰治县的数个地方有躁郁症支持小组周会的声明。当我开始参加这些组织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也许处在一个新的人类学研究的起点上。在上一个研究项目中，我惊讶地发现，商业书刊的作家在讨论躁郁症（也称双相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时，宣称这些精神问题可以使这些患者在公司中更具有创造性价值。现在，我怀疑是否正在面临一个广阔基础的人类学研究，即这种奇怪的结合是怎么形成的。尽管还没有很成熟的想法，我仍然向我参加的每个组织说明了我正在设想一个关于躁郁症和ADHD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组织很清楚我顶着作家和患者两个头衔并不成问题，因为我已经达到入组标准——被诊断患有情感障碍，并处于药物治疗和精神科护理之中。他们对我唯一的要求是我不能泄露组员身份。但是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拿出纸和笔准备进行记录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记录。

因此，我面临着挑战。我的病情可以为我在精神障碍的研究上提供一条路径，这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佐证的。但是因为周围的关于精神障碍的可怕诅咒，我感到恐惧，这使我不能使用人类学研究中的关键工具进行研究，包括在事件发生时详尽记录和录音。在一段很长时间的不确定之后，我决定在这次人类学的研究中更多地采用我几年之前在中国台湾农村使用的研究方式，而非最近在美国野外的研究方式。我会尽可能地参加各种活动，在没有磁带记录的情况下我会尽可能地观察他们，我也会在提出访谈之前仔细考虑。我可以在飞机上做记录，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和地点，或者如果不合适的话就在事后立即做记录。关于这样做的理由很有必要解释清楚，因为其中的一些具有实践意义。精神障碍被扣上了一个丑陋的大帽子，比如我要根据所知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做一份长长的、机密的访谈，但这也许是具有威胁性的。当这些信息被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得到，这些被访谈者就会丢掉工作，也会丢失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所以很多人隐藏了他们的姓氏或者地址。为了理解某种精神错乱的状态，即外在所谓的“理性”，我必须要到不熟悉的领域去探险⁴。

在之前的几句话中我有意使用了“精神错乱（madness）”一词，虽然“精神疾病”一词会将精神现象和躯体现象归为一类，但这样会从正面提示这两者都有确定的生物学病因和可能的治愈方法。我并不否认这种归类的实用性，但“精神疾病”一词淹没了精神障碍复杂而晦暗的经历，而这正是我想要弄清楚的。我和所走访的人都曾经历在精神错乱中挣扎，从中我了解到，这需要我找到探寻“人类生活中的黑暗力量”的方法，就像 James Baldwin（美国心理学家）提到的那样。他关注针对非裔美国人“人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压抑和否认理论，但是他的很多讨论承受着巨大压力，包括认为精神疾病意味着对一个完整的人的否定⁵。对 Baldwin 而言，黑人、白人之间的分界线是通过把黑人的地位贬低为外来的少数派来维系的，因此竖立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界线是不能被跨越的⁶。种族歧视和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当然有所不同，但这两者都蕴藏着压抑的恐惧和愤怒。

在我自己的工作和从业中，面对精神疾病歧视已经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接受过带领躁郁症患者支持小组的训练，这种提供训练的组织强有力地支持我们这些训练员在当地开展支持小组的活动。那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我知道当时有几个学生正在和躁郁症抗争⁷。我去找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她是学生咨询中心的主任，我向她说明了自己所接受过的训练，可以借此通过某种简单的方式建立小组。她很感谢我，但是她说普林斯顿的学生不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她说这些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学生无法在普林斯顿这种对智力要求较高的环境中表现得足够好，因此也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组织。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果说你患有躁郁症，你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丧失功能的人、一个缺失理性

的人。我没有告诉她我也患有躁郁症，因为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解释什么用都没有。在普林斯顿，我是否也会被认为是没有功能的人呢？

在刚刚读到这里的你们、你的邻居、你的亲朋好友里，或许就有这么一个人生活在我书中所讨论的心理状态下，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或者接受精神科的治疗。我想要确认这种状态下伴随的痛苦和遭遇，以及药物和其他治疗能够提供的真实疗效，但是我也需要在更广阔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来了解这些状态，这样可以将躁郁症患者的经历说得更清楚。在我的生活中，就像是这本书中写的那样，我处在一个双重的位置，既是从精神科药物和其他治疗中获益的患者，又对这方面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充满好奇。我邀请读者们也去这样做。

当我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中就我这部书进行演讲时，不论规模大小，听众是学生还是工作人员，常有受到震动而透露自己患有躁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的人。其中有一些人是在演讲之后的听众讨论时间里公开表示的。这使我感到愉快，但同时也恐惧着：愉快是因为我的演讲为这些人艰难地打开了一个空间；恐惧是因为他们被这样的时刻冲昏了头脑，可能不知道未来等着他的是什么惩罚。在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面对着委员会中的一些教员，一个毕业生透露他患有躁郁症。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小型晚餐中，我考虑是否应该提前告知听众不要这么轻率地招供。Susan Jeffords 是教授和教务部副部长，她认为如果听众做得更多而不是在急切中沉默地听讲时，他们可能会更好地处理自己的情况。当学生们透露自己患有双相障碍时，在场的其他人可能已经明确了他的弱点，并且开始扮演着当地守卫者的角色。在躁郁症带来的歧视解除之前，也就是我们对于从此从文化角度上的理解发生改变之前，保密和恐惧最好的替代品是集体的责任心。

在这本书中，读者们不会找到应该怎样带着躁郁症生活的指南，虽然大家会找到很多关于躁郁症患者是如何生活的描述。在这里读者也不会找到需要为我们今天的情绪状态负责的专家或者技术——精神科医生、患者、制药公司、支持小组或者药物，尽管他们会找到在过去的很多年间这些纷乱是怎样影响双相障碍的。有很多组织开始显露出对于精神治疗中心和制药厂的怀疑，比如 MadLib、人类研究保护联盟、抗精神病药物联盟或者其他。一些个人和团体决定完全退出抗精神病药物的世界。在这个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我的目的在于探索那些参与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的人的日常经历。

乐观地展望未来，我希望使用“疯狂（crazy）”这个词汇，因为它在词典中的解释是：精神错乱的，充满了裂痕和瑕疵（虽然有时在陶瓷中是被期望存在的），变得不正常，陷于渴望和兴奋之中，热情地沉迷。“同性恋”一词已经由羞耻的私语变成骄傲的呼声，因为同性的取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歧视。我希望在将来能够用“疯狂”这个词作为非理性的界限来界定人们属于哪种类型——即使是在梦中。我不想说我们都是相似的，也不想说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会因为疯

4 原著前言

狂而丧失能力。我只是想说，通过一些理性和非理性行为或想法之间的人为的界限，我们能够使各界人士而非仅仅业界人士更友善地认识这样的情况。

带着这种想法，在疯狂网络直播网站 (<http://www.livecrazy.org>) 的支持下我着手这本书的出版。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这是一个独立的网站，任何人想要描述他们的精神状况都可以在这里发表——做一次敞开心扉的尝试。

(李志营 译)

致 谢

在研究和写作的十年中，我遭受过很多质疑。我依赖于众多研究助手的帮助。他们抄写访谈稿，找到一些晦涩难懂的参考文献，追踪永无止境的细节。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同事 Anne Rose、Gabriella Drinovan、Ilka Datig、Rachel Dvorkin、Rachel Lears、Veronica Davidov 和 Emily Cohen。在获得许可和准备插图的过程中，Kelly Gillespie 的高效和充满自信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有如神助。

秉承着合作的精神，许多人在我的会谈中一直陪着我或者把我介绍给他们认识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的访谈可能无法顺利进行。这里我要感谢 Miami Dumville、Allison Smith 和 Julie Smith，感谢他们为我的研究所贡献的时间和信任。

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工作的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中的老师和学生们也为我带来很多的灵感。这里我要感谢 Carol Zanca、Eileen Bowman 和 Jennie Tichenor，感谢他们对于我繁文缛节的生活中一些重要细节的帮助。我很荣幸在我的研究中有这些杰出的同事陪伴，在过去几年中的会谈里，他们使我的思想更加锐利：Jim Boon、Joe Dumit、Troy Duster、Faye Ginsburg、David Harvey、David Healy、Elizabeth Lunbeck、Fred Myers、Gananath Obeyesekere、Mary Poovey、Bambi Schieffelin、Erica Schoenberger、Judy Stacey、Rayna Rapp 和 Nikolas Rose。其中一些同事阅读了全书或其中的一部分，并详细地进行了评论。他们从自己紧张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帮助我，使这本书更加令人信服和容易被接受，所以我要感谢 Richard Chisolm、Richard Cone、Susan Harding、Don Kulick、Liisa Malkki、Leith Mullings、Lorna Rhodes、Louis Sass、Amy Smith 和 Melissa Wright。

Mary Murrell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负责这本书，后来她转行做了人类学研究，即便这样她还是不止一次地用超常的编辑才能帮助我编写这本书，我非常感谢她。她的天赋和投入的工作使这部书更加流畅。Fred Appel 曾慷慨地给予我鼓励和一些专业的编辑方面的建议，在这部书的定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巧妙地带领着这本书通过了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环节。我要感谢出版社的 Natalie Baan，因为他的热情和出众的组织才能。我还要感谢 Jennifer Backer，因为他一丝不苟和及时的编辑工作以及给予我的鼓励。

因为对于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的敏感，我不能够说出很多在生活中有着深切洞察力的访谈者的名字，这些人允许我参加他们的组织并参与他们的讨论。我希望

2 致 谢

他们了解我有多么感谢他们渴望参加这个研究的热情，认识他们无限地丰富了我的生活。我要感谢那些帮我将该研究引领到一个概念化的位置的人们，感谢那些为重要的关卡提供钥匙的人。我也要感谢 Jay Folkes、Charles Gross、William Helfand、John Kallir、Paul McHugh 和 Everett Siegel，感谢他们的慷慨大方。我也将记得 Dana Caruso，她有勇气分享自己强大的生活故事，虽然到最后故事还没有讲完。网站 www.livecrazy.org 为她努力增加双相障碍的知识提供了帮助。特殊的感谢献给 Jim Ferguson 和 Liisa Malkki，他们允许我在他们不在时住他们奥兰治县的房子，以便我能在当地进行访谈。我也要感谢 C. E. Chaffin，感谢他的诗歌和很多有深刻意义的会话。

我要感谢三份普林斯顿大学教师研究基金的资助——古根海姆奖学金、国家科学基金、斯宾塞基金。广告教育基金提供的一次客座教授的机会，为我了解广告业提供了许多特别的视角，这都是我所珍惜的。我要感谢 Elizabeth Fee，感谢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暑期的职位，使我得以进入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能够阅读到医学史的相关内容。

向我的家人致以最深的谢意，无论当我感到困惑或者担心突发事件出现时，即使我并不确定，他们都会微笑地肯定我。我的丈夫 Richard 从一开始就知道并且非常善意地接受，这个项目意味着要默认一种情感剧变的好办法。感谢 Richard、Ariel、Jenny 和 Yohance，每天烹制美味的食物，在生活中寻找幽默，允许我体验他们生活中的不同的快乐。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向我提供灵感并且使我相信，带着不同形式的歧视积极地参与就会导致社会的改变。我家庭里的非人类成员也帮助我处在稳定的状态，感谢 Rubies（一只鹦鹉），它总是兴高采烈地待在躁狂这一边，也感谢 Celeste 和 Ebony（两只猫），它们总是很沉默但从未跨到抑郁的那一边。

那些在这个项目中支撑着我信心的朋友们，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无法言表。如果没有他们，这部书将永无见天之日。他们是 Meg Chisolm、Richard Chisolm、Susan Harding、Liisa Malkki、Leith Mullings、Lorna Rhodes、Erica Schenberger 和 Amy Smiley。Joan Bielefeld 是我的一个有创新能力的、永不疲倦的支持者，她帮助我找到通往心灵的门票。她温和的情感、敏锐的会谈、抗精神病药物学的知识和稳固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地救了我。

我也要感谢写作这些年在我演讲时听众和同事们的反馈。感谢我在这些地方获得的所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城市大学、华盛顿大学、德州大学、科尔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医学史部）、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丹尼森学院、柏林继续教育研究中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密歇根大学、伯根大学和伦敦大学经济学院。

本书中的部分章节包含了其他出版作品的修订和扩展，包括：“The Rationality

of Mania”, in *Doing Science + Culture*, edited by Roddey Reid and Sharon Traweek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7—198; “Rationality, Feminism, and Mind”, in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dited by Angela N. H. Creager, Elizabeth Lunbeck, and Londa Schiebin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214—229; “Mood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Gender, Race, Class and Health: Intersectional Approaches*, edited by Leith Mullings and Amy Shultz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2005), 60—88; “Project Security”, in *Making Threats: Biofears and Environmental Anxieties*, edited by Betsy Hartmann, Banu Subramiam, and Charles Zerne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187—197; and “Cultures of Mania: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Mood”, in *The New Politics of Surveillance and Visibility*, edited by Kevin D. Haggerty and Richard V. Eric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327—339。Portions of C. E. Chaffin’s poems, “Manic-depression” (published in the online journal *Interface*) and “My Testament” (published in the online journal *Poetry Superhighway*) are printed here with permission. A portion of Robert Penn Warren’s poem, “Tell Me a Story”, is printed with permission, copyright © 1998 by the estate of Robert Penn Warren an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William Morris Agency, LLC, on behalf of the author。

在我的团队中，在校生和毕业生给这本书赋予的内容比之前任何一个项目都要多。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工作的研讨会中，同学们基于最基本的研究框架，通过跟我一起讨论而使我更有需要去寻找有利的证据，从而使我的想法更有依据。最重要的课程是“精神世界的文化”、“人格的人类学研究”、“药物学”、“政治和文化”、“无意识的人类学研究”（由 Don Kulick 讲授）。我的同事们和原来由 Karen-Sue Taussig 带领的已经毕业的学生们，在 2005 年美国人类学会的会议上，为我庆祝 60 岁生日，使我拥有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下午，并且有了完成这本书的勇气。

（李志营 译）

图 表

图

- 图 0.1 《新闻周刊》封面的喜剧明星 Robin Williams 2
图 0.2 把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当做高速路标识的冰箱贴 9
图 0.3 Kay Jamison 在《科学的美国人》发表的文章中介绍的具有艺术性和创造力的偶像 16
图 0.4 1984 年 NIMH 共识发展大会展示情感障碍转换的张贴画 18
图 0.5 《纽约客》的卡通画将“双相障碍”和杰出的艺术联系在一起 19
图 6.1 一本药品营销专业杂志的广告 104
图 7.1 Benjamin Rush 1833 年的“道德温度计” 121
图 7.2 Emil Kraepelin 1921 年的情绪图表 123
图 7.3 情绪树 125
图 7.4 《朱迪·穆迪的情绪杂志》封面 126
图 8.1 Lladró 的时尚配饰“Talismania”的广告画 138
图 8.2 2002 年费城 APA 年会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沙雕像 141
图 8.3 作家挤在电话亭中的相框照片 152
图 8.4 《纽约杂志》封面故事“你是双相障碍吗?” 154
图 9.1 Joule 公司学员在寻宝游戏中发现了商场的服装模特 164
图 9.2 Joule 公司学员在剑桥向路人唱歌 165
图 9.3 《纽约客》杂志封面中的金钱树 167
图 9.4 网景公司的广告中将股票交易所和舞场组合在一起 169
图 9.5 2000 年 APA 年会上展出的“在边缘舞蹈” 183

表格

- 表 1 精神病学诊断 191
表 2 药物名称、类型和用途 191
表 3 情感障碍 12 个月患病率（国际）*, 2001—2003, WHO 调查 192
表 4 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 12 个月患病率（美国），2001, NIMH 研究 193
表 5 术语“双相障碍”和“躁郁症”的使用数量对比，1960—2002 193
表 6 引用“适者生存”短语的文献，平均以每 5 年为间隔 193

目 录

绪论 美国的躁郁症.....	1
理性的与非理性的.....	4
大脑与基因.....	7
药物因素.....	9
躁郁症简史	11
文化中的躁郁症	20
研究方法	20

第一部分 躁郁症经历

第一章 人格和情绪	24
什么是情绪?	28
情绪和动机	31
“我们”狂躁的吸引力	33
第二章 “理性”与“非理性”的演绎.....	36
患者之理性——两个“账本”	36
医者之理性——封闭之环	39
双相表现之多重性	41
双相表现之断裂感	45
听听不同的声音	49
风格与躁狂表现	52
第三章 管理躁狂和抑郁	56
第四章 我来向你阐释躁郁症	65
我在洞中	66
我原以为快才是正常的	67
诊断是什么?	70
是谁在躁狂?	73
什么是双相障碍 2b 型?	74
我在倒着拼写的时候会很混乱	76
也许他是一个正常变异	79
我是一个 20 岁的大学生, GPA 3.75, 我没疯	81

4 目录

服从和理性	86
第五章 诊断结果背后	91
DSM 分类作为“命名原子”	91
支持小组的工作	97
实作性、意图及诊断	100
第六章 药物的个性	102
精神病治疗药物市场营销	102
消费者的理性	106
与药物共存	108

第二部分 躁狂资源

第七章 情绪和动机的测量	120
情绪卫生	128
逃离情绪图表	131
从“温暖”到“炙热”	132
第八章 躁狂再评估	134
社会性与一致性	134
现今的躁郁症与创造力	137
躁郁症与性别	143
躁郁症与种族	145
躁郁症作为一种“财富”	147
像“事物”一样的精神状态	150
在文化背景下理解躁狂与躁郁症	156
第九章 疯狂的市场	160
个体与市场的联系	160
学会以躁狂状态生活	163
市场中的躁狂症	168
市场中的情绪	172
疯狂的英雄们贯穿古今	173
躁狂的亲和力	177
失意的英雄们	178
边缘	180
结语 双相障碍	185
再论种族与性别问题	188
优化心境	189

目 录 5

终结疯狂?	191
附录 医学术语指南	193
注释	196
参考文献	239